

古蹟(寺宇)

經遠通志稿卷十三

第十七冊

綏遠通志稿卷十三

古蹟(寺宇)

綏省古蹟。自遼金以降。可紀者漸少。而由元末以迄清初一段。則幾於着筆為難。搜討彌艱矣。良以彼時此地為我國北方民族長期統治之區。因游牧風習相沿。不以難遷之宏工巨蹟為可貴。故前後數百年間。雖不能直斥為毫無建置。要於少數之雄州巨邑外。其他赫赫可傳之偉蹟。終視漢唐為遠遜耳。惟於此有不可忽視之一點。即自有明中葉以後。綏境各地之宗教寺宇。日漸增多。逮及前清。已大有梵宮普被之象。所謂西竺三千。南朝四百。比之殆無多讓。今本篇所紀。雖皆以此類寺宇為主。然苟取當時政治、軍事及一切興革而與宗教合參之。亦不難推見近古北方民族強弱消長與夫風尚轉移之總因也。至

各寺之規律義蘊。概詳於宗教諸條。茲不具述。

白塔寺

歸綏識略。華嚴經塔。俗呼為白塔。歸化城東四十餘里有白

塔城。周圍約五六里。疑亦古縣城遺址也。土人常夜見城垣

門樓如新。古城每有此異塔在城西北隅。七級八面。石臺磚砌。刻畫極

工。高約十四五丈。周圍約八九丈。石額篆書萬部華嚴經塔。

塔下有石香亭。柱刻金天輔年號。奉使記所謂蓮花為臺砌。

人物斗拱。較中國天寧寺塔更巍然。拾級而上。可以至頂。壁

間嵌金世宗時閱經人姓氏。俱漢字。有土塔數枚。高寸許。剖

視之。或麥或黍。云念佛所積者。今無之矣。塔上有元至正中

東勝州人題字。宋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後為僧。住白塔寺。

當即在此。

案白塔廢城。為遼代所置豐州舊址。其沿革詳故城條。據父老相傳。塔與寺均與城為同時建築物。就其位於城中之形勢揆之。此說亦似可信。或以塔壁有金代闕經人姓名。疑塔亦爾時所築。實則後世題名。本事理之常。殊不足據以為斷也。至識略所考宋帝降元。住白塔寺。當即在此。其說雖無確証。然此寺遠元猶存。殆無疑義。觀於元東勝州人題名可証也。

大明寺

歸綏識略。大明寺碑在白塔城南門外。字模糊不全。上刻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代國公完顏國祇。代國夫人耶律氏。雲中張建中篆。鄉進士王綽書。金天輔中立。

案大明寺之創建。雖稍後於白塔寺。而殿宇門壁之蕩然

不存。則固與白塔寺無絲毫之差異也。猶幸前者餘一浮屠。後者遺一刻石。俾今之學者得藉以想見當時此地有如是偉績。則所存雖少。而所闕乃彌珍矣。考天輔為金太祖年號。蓋擒天祚帝。滅遼未久所築云。

郭公塔寺

歸綏識略。郭公塔在歸化城西六十里。俗呼為西白塔。蓋以別於華嚴經塔之在東者也。高十餘丈。周圍五六丈。下亦有石香亭。柱刻大金雲內州錄事司郭公諱說。字本正。隆五年。明昌進士王天佑撰。開學奠守正書。

案郭公塔本在歸綏城西一古寺中。因寺僻在農村。殿宇又不甚宏麗。其漢字寺名亦無人稱道。故知者甚鮮。數年前此寺及塔址已被村民拆毀。取其材為興築學校之用。

今舊蹟雖已不存。而當年形勢固不可不追述。以遺後來也。考原塔所署正隆。為金主亮年號。距今約七百年。而寺之工程。則頗似明清以來所創建。以理推之。或舊有此寺。逮明清而續葺之歟。

壽靈寺

古名靈龜寺

采訪錄。壽靈寺在薩拉齊縣治東四十里大青山麓。俗稱美岱召。去省垣可二百里。蓋明代順義王所建之寶剎也。寺周圍以丈餘高之石牆。圍約一里餘。正南以甃砌一圓圭門。上建重樓。遠望之。全寺酷似一堡。入門數步。即過堂。堂中左右各塑金剛二尊。其神情姿態。均較綏境諸寺所供者為優。亦古代藝術之足珍者也。再進為正殿。前為經堂。縱橫各九楹。後為佛宇。亦寬九楹。而深減其半。殿門懸壽靈寺三字立額。

旁附滿蒙文。正殿後復有正配各殿。凡三進。最末一進。為三級之大樓。巍峩凌雲。尤稱壯觀。正殿左右亦各有殿宇數處。或作方形。或為八角。其稍東者。即三娘子殯宮。村人所稱為太后廟也。寺垣四隅。均有角樓。惜已漸就頽壞。山門之楣砌一石刻頌詞。及建寺緣起。其居中十六字云。皇圖鞏固。帝道咸寧。萬民樂業。四海澄清。右方鑄元。後勅封順義王。俺恰呵嫡孫欽陞龍虎將軍大成。今古妻七慶大義好五蘭。批吉誓願虔誠。□□□□。選擇吉地。寶豐山起。蓋靈覺寺。□□□□□□。門不滿一月。玉城圓備。神力助。□□□□。所□□□□□也。左鑄大明金國丙午年戊戌月己巳日庚午時建。木作溫仲。右作郭江等字樣。此亦綏境較古之蹟。可與史文互証者也。

案丙午為明萬歷三十四年之紀年干支。以清一統志及明史列傳考之。則諳達死於萬歷九年。明史作十年其子鴻台吉襲王。十三年。鴻台吉死。子格根襲王。三十二年。格根死。其長子和克圖台吉已先故。諸孫爭立。至三十四年。其孫博碩克圖始受明封為順義王。如故事。可知此寺之創建。正博碩克圖襲王之年也。或謂博碩克圖受明封而署大明宜矣。顧大明之下。復續以金國二字。此又何說也。殊不知彼時首創此部者。為諳達汗。諳達非人名。乃國號也。諳達正譯曰阿勒塔。即漢語之金。故其子孫雖受明封。而仍世世以金國為號。不獨此也。他如濟農。鴻台吉。毛里孫等。及明末一切蒙古部首領。凡明史並諸漢文載籍所述者。大抵皆官名爵號。其確為彼人姓字者。蓋十無一二也。至於靈

覺寺之原名。何時易為壽靈寺。雖無切確之年月可稽。然以壽靈寺額之有滿文旁譯觀之。當亦不出清初康乾之世。良以爾日正清廷發揚黃教以羈縻蒙部之時。遂於闕外哲里木盟別建一寺。與此寺共奉一活佛。其名壽應寺。然則此寺之易名。蓋亦示與彼有睽屬之意耳。

延壽寺

采訪錄。延壽寺明代舊寺也。在歸綏舊城南二里許。蒙語名西呼圖召。今一名舍利圖召。清康熙三十五年西征駐蹕。適西呼圖呼圖克圖重修舊寺工竣。賜名延壽。並御製碑文。雍正四年。以西呼圖呼圖克圖居住。嘉慶二十三年。補授扎薩克達喇嘛。掌印。咸豐九年。重修殿基。增高數尺。寺前有石基木架跨街牌坊一座。頂覆翠色琉璃瓦。由山門至後樓。凡五

進山門前有高七八尺之白石獅子一對。圍以石柱木欄。門
簷一匾。文曰靈光四澈。清光緒十六年立。山門內有金剛四
前院左右隅建鐘鼓樓各一。二進為過堂五楹。堂簷有匾。文
曰陰山古刹。雍正甲辰春立。二進東院有白石藏經塔一座。
高可五丈。壯麗為諸寺冠。三進為正殿。白石殿基。高與人齊。
殿壁雜用黃藍翠各色琉璃磚砌。磚上製就龍紋。頗工緻。殿
形四方。縱橫各九楹。殿內大柱合抱。前為經堂。四邊繞以廊
樓。殿頂露置四銅鹿。殿簷一匾。文曰能仁顯化。道光十六年
鎮守歸化等處地方副都統文明所獻也。二堂及正殿前均
有廣大之庭院。兩旁廡廊通之。正殿前院內左右建碑亭各
一。即安置御製碑文之所。四進為佛堂。正中佛像五。高丈許。
左右佛像各五。均為泥塑敷金者。供案有三十餘斤銅爐一。

大明宣德年製。堂內度藏文甘珠爾經、丹珠爾經各一部。此堂縱橫各七楹，五進為樓，上下各九楹，為僧徒習經之所。該寺尚有東西兩院，或為喇嘛居室，或為喇嘛之家廟。總計全寺房屋約三百餘間，其建築之宏麗，雕刻之精緻，像塑之莊嚴，法物之豐饒，不但足以表現古代藝術之美，抑且可見當年宗教之隆重也。

附御製碑文

朕維歸化城為古豐州地，山環水互，夙稱勝境。城南舊有佛刹，喇嘛席勒圖葺而新之，奏請寺額，因賜名延壽寺。丙子冬，朕以征厄魯特師次歸化城，曾臨幸茲寺，見其殿宇宏麗，法象莊嚴，懸設寶幡，并以經典念珠賜喇嘛席勒圖，令焚修勿懈。夫朕親有事於塞外，非無故也。往者厄魯特與喀爾喀交

惡相攻。朕憫念生民塗炭。遣使諭解。而噶爾丹追擊喀爾喀。竟入掠我烏珠穆沁。爰命和碩裕親王聲討。大敗賊於烏闡。布通時噶爾丹盟誓佛前。永不入犯。乃班師而還。後噶爾丹蔑棄誓言。復掠納木查爾拖音於克魯倫之地。丙子春。朕親統六師。由中路進剿。至克魯倫河。賊望見軍容。宵遁。適朕所期會西路官兵。遇於昭木多。大敗之。俘斬無算。丹木巴哈什哈等率衆歸。噶爾丹跳身走。是冬。朕復駐師鄂爾多斯。剿撫並用。厄魯特人衆絡繹歸命。而噶爾丹仍未嚮順。丁丑。率師駐狼居胥山麓。官軍分道並進。噶爾丹計窮自斃。子女就獲。餘軍悉平。方今中外恬熙。邊境生靈咸得宴然安堵。喇嘛席勒圖請建碑垂示永久。因書此勒石。俾後之覽者。知朕不憚寒暑。三臨絕塞。為民除殘之意。

無量寺

采訪錄。無量寺亦明代舊寺。俗名大召。明崇禎中。清都統古
祿格。楚琥爾奉諭委左翼佐領補音圖。驍騎校喇巴。太與德
木齊溫布喇嘛。協同將原寺展大。賜名無量。康熙三十六年。
經札薩克達喇嘛納依齊託音呼圖克圖奏請殿易黃瓦。光
緒三十年。復經札薩克喇嘛開大。將全寺院重加修葺。寺在
延壽之西數十武。凡五進。正殿啣接佛堂。縱橫各五楹。頂覆
黃色琉璃瓦。佛堂供佛與延壽寺同。惟中央多供一清代萬
歲金牌耳。案頭供銅城一座。高三尺餘。古銅長明燈三盞。鐵
香瓶一對。均為古物。並藏有甘珠爾經全部。後樓有匾一。刊
漢滿蒙藏四種文字。漢文為普照普願靈應閣七字。乾隆四
十六年九月立。該寺正院及東西兩院有屋約二百餘楹。山

門一匾。文曰。九邊第一泉。光緒二十九年立。蓋以讚寺前之御泉云。

崇福寺

采訪錄。崇福寺。俗名小召。清康熙三十六年。訥依齊托音呼圖克圖新建。是時適康熙皇帝西征凱旋。駐蹕於此。遂以御用物留鎮山門。據歸綏識略所載。御賜品物頗多。顧今所保存者。計有黃蟒緞袍一領。玉帶一條。黃緞靴一雙。銅盔鎧甲全副。雕鞍寶刀。弓矢。橐鞬悉具。逮乾隆五十二年。歸化商民捐貲修寺前牌坊。並刊立碑記於山門兩側。門簷有匾。文曰。便是西天。相傳為霜紅龕主手蹟。自他處拓來者。無確徵也。末署嘉慶二十三年六月立。按寺院之建築。與大召相伯仲。規模亦略相似。諺云大召不大。小召不小。詢非虛語。惟年久

失修。廊宇傾頽。蕭條之狀。較諸寺為甚。涼城之蒼安寺。和林
之善緣寺。皆崇福之下院也。其僧衆廟產。均歸崇福寺札薩
克喇嘛監管。殿前御製碑文。與延壽寺同。殿中亦藏丹珠爾
甘珠爾經各一部。此蓋黃教經典之綜彙。故各寺率保存一
二部。以為諷誦之鴻寶云。

案崇福寺御製碑凡二。均康熙四十二年建立。書分四體。
東碑為滿漢文。西碑為蒙藏文。詞與延壽寺碑同。惟多駐
蹕及留置弓矢甲冑數語。故不具錄焉。
以上三條所述。蓋即俗所稱為歸化城之三大寺也。延壽
無量。其始建年月。雖不可考。然以明代蒙古部落信奉黃
教之時期推之。則二寺之創始。至遲亦當不能後於靈覺
也。蓋靈覺之興。在諳達四世孫博碩克圖襲王時。而黃教

之入蒙部。則在諳達受封之前。且諳達嘗因邀請達賴喇嘛而征青海。若非崇奉之篤。何能如此。既奉之篤。則所居歸化。豈能無寺。即其裔孫。苟非因近城已有佛宇。亦何必遠至城西二百里外別築梵宮巨刹乎。可知延壽無量。概稱為明代舊蹟者。固非無因也。惜自清初重修。勒碑易名之後。使創始沿革。隻字不存。遂不得不減其悠久之歷史。而與新建之崇福同科。是誠古蹟之一阨也已。

隆壽寺

采訪錄。隆壽寺蒙語名額穆齊台。清康熙八年。綽爾濟達賴建。三十四年續修。賜名隆壽。嘉慶十年。被火重修。光緒二年。札薩克喇嘛諾爾丕力。捐募續修。寺凡五進。殿宇形制。與上迷諸寺大致相同。惟規模較小。工程稍簡耳。前院有藏經塔。

一。正殿之東西廡各豎一碑。以蒙漢文分鐫之。即光緒二年重修寺院之碑記也。全寺房屋百餘間。尚多完整。又省垣舊城馬蘭灘之隆福寺。城東大榆樹之普真寺。和林縣喇嘛洞之全慶寺。均其下院。殿中所藏經典。與他寺同。

案蒙語之額穆齊。譯言醫士也。蓋最初創建此寺之喇嘛。精通青囊五禽之術。據黃教僧徒相傳云。於清初嘗被徵入都。為帝后療病。奇驗。遂特為建寺。並賜名曰隆壽。然則蒙名蓋言其術。而漢名則讚其效也。考清代當隆盛時。蒙古醫之精者。頗為國家所重。如乾隆中齊次風侍郎墮馬裂腦。得蒙古醫而復生。即其一証云。

延禧寺

采訪錄。延禧寺。蒙語名巧爾濟召。嘉慶六年。達爾漢巧爾齊

胡圖克圖建。奏請賜名曰延禧。山門東隅有藏經塔一。門簷有匾曰雷音真境。道光九年立。寺凡五進。殿宇及所藏經典略同隆壽寺。

案巧爾濟本唐古特語。因蒙人參用日久。遂儼如蒙語矣。若以漢語譯之。蓋即諸經皆通之意云。

宏慶寺

采訪錄。宏慶寺蒙語名拉布齊召。在省垣舊城南柴火市街。康熙六年。寧寧呼圖克圖建。奏請賜名曰宏慶。道光二年。建東西禪室。曩日規模尚佳。近則香火日衰。寺院零落。難復舊觀矣。

崇壽寺

采訪錄。崇壽寺蒙語謂之彭蘇克召。今俗呼為朋順召。在省

垣舊城西茶坊。順治十八年喇嘛錫拉布建。康熙間其徒札薩克達喇嘛彭蘇克增修。三十二年奏請賜名曰崇壽。地址初甚宏敞。宇殿亦極壯麗。後為河水侵占。寺門北移。有藏經塔二。一在山門外。一在後院西北隅。現今宇殿頽敝。門牖殘缺。法物經卷一無所存。更歷數年。恐無佛蹟可尋矣。

案崇壽寺沿革。據父老相傳。謂當初建築偉麗。為歸化境內諸寺冠。僧徒多踰千人。後因寺中活佛於齋戒時不能禮迎帝駕。致為費大將軍誤殺。自是佛既不肯轉生歸寺。而寺之繁榮亦遂日趨陵替矣。考先民所記費大將軍揚古事略中。頗著錄斬蕃僧之跡。可見父老所傳。固不得盡斥為無稽也。此寺自清初以來。因河水冲齧。屢壞東垣。經三次縮修。規模漸狹。於是鎮寺浮圖。竟被擯為門外孤塔。

矣。民國二十三年。土默特旗公署。因鑒於此寺殿宇破敗。法物悉空。一僧株守。已無恢復舊觀之望。乃拆取寺材。移為重修孔廟之資。其稍完之佛爺府山門。過殿等。則改建營壘。暫借作軍士駐屯之所。計全寺遺址。雖迭經縮減。猶有地四十餘畝。數十年後。恐訪古者將無殘蹟可尋。故謹識其興廢大略於此。庶寺之堂構雖消。而伽藍之名。猶得賴茲永傳焉。

慈燈寺

采訪錄。慈燈寺一名新召。或稱五塔寺。召在省垣舊城平康里南。雍正五年。崇福寺喇嘛彥察爾清呼畢勒罕。授副札薩克達喇嘛。呈請建立。十年。奏請賜名曰慈燈。全寺殿宇與崇福略相彷彿。惟寺後有塔。基圍十丈。上歧為五。其制頗與舊

都西直門外大正覺寺塔相類。故亦呼為五塔寺。且寺中精華亦均鍾於五塔。其建築之挺秀。雕刻之巧麗。為綏境一切名塔所不及。塔體盡刻蕃文佛像。四圍環以玲瓏之欄。欄中每隔咫尺。置一鐵鑄蓮花燈。塔之北垣。砌一精石雕成之六道輪迴圖。天人蟲鳥。栩栩生動。此皆近古美術之可珍者也。惟寺因失修。殿宇傾圮。民國二十二年。經土默特旗公署督飭修理。已復壯觀。殿前原有古銅香爐一座。前為省政府移置於府側澄園。今猶在園中。

案慈燈寺之建築。據熟諳歸化故事者稱。開始於綏遠城工之前。落成於綏遠城工之後。其工程之艱鉅。緻密。可想見矣。民國以來。因住持無狀。日就傾頹。二十二年秋。土默特旗公署恐久延不葺。將愈壞。弗可理。乃鳩工除其甚敝。

之蹟。而新其可復之宇。故今殿廡雖滅。而門樓塔壁。則俱煥然矣。

寧祺寺

采訪錄。寧祺寺一名太平召。原為歸化城土默特旗左右兩翼官兵所共建。故蒙語亦稱之曰和碩召。譯即全旗共有之寺也。在省垣舊城北門外。慶凱橋西北半里許。寺之建築較三大寺為簡。惟佛殿後雙塔崢嶸。高凌霄漢。亦全寺工程之極可珍視者。其餘殿宇與他寺無甚懸殊。全址約二十餘畝。空場為多云。

附新建太平召寶塔碑記

恭惟我大清國。中外一統。恩惠普及于絕域。萬國感承。自古未有也。如歸化城土默特籍貫。周圍千里有餘。東連察哈爾。

西帶銀河。南鎮殺虎口。北通喀爾喀。實為塞外保障。朔漠屏藩。一大形勢也。昔查哈爾汗被我朝威靈。劫輸。敗赴西番。有我土默特古魯格、楚庫爾、抗搆、托波克等衆。來隨落後。超于其衆。即將散于山溝人丁。收羅向化。荷蒙太宗聖主恩賜。差遣額爾德尼達爾汗喇嘛前來。於崇德三年間。創設兩旗。編為佐領二十員。至古魯格、楚庫爾、抗搆、托波克等衆。蒙受都統副都統賞給世襲子男等爵。鎮守斯土。并本處什勒圖納奇、拖音、雜雅、班第、達胡圖、克圖。並有吹斯克、布查哈爾察汗額爾德尼第、彥齊等覺世喇嘛。各建聖主萬壽寺院。按季諷經。蒙聖主大廣黃教。各寺賜名。由是以就無量等七大寺也。又蒙賞給總理歸化城喇嘛班第印信。並授正印副印札薩克、大喇嘛。整領各寺。於康熙四十六年。將七寺黑人徒弟。編

為十三個佐領。自創設兩旗世管佐領二十員後。編陸續繼
生人丁。及公中佐領。並土默特與豪奇特台吉佐領。通計六
十有二也。粵稽太平召。名曰旗廟。原我土默特先人感承國
家養育之恩。心秉誠敬。為建皇上萬壽之寺。於康熙十六年。
奉命每旗派撥喇嘛各三十名。並授大喇嘛二名整領。至六
十年。每旗又增喇嘛十名。共計八十名之數。住持以來。如有
缺額。仍于旗內補足。以為常例。茲我土默特蒙古。嵩呼皇上。
如天之威。地阜民安。樂業畊度。人人爭先。個個勸勉。以繼先
人之遺風。以效往日之舊道。公舉建塔至誠之念。隨有樂善
大人。官員兵丁。同心捐助數千餘金。交令識見明情喇嘛。合
符成式。以及經理人員。實心監造。自甲戌起。至丁丑止。即於
其廟後。建塔兩座。工程告竣。尚剩餘銀置產。應計租課。交令

本廟永作寶塔香火矣。嘻嘻。雙塔并列。端然偉煥。遠近瞻仰。如日月之光輝。至于隱微非常之妙。難以舉陳。而以蒙古字跡另石述焉。及記斯廟斯塔之緣由。兼錄土默特旗分佐領及地方綱紀。略然總計。以垂後人。以繼舊規。云尔。於是勒石永垂不朽。

廣福寺

采訪錄。廣福寺在崇福寺前。街西。短巷中。舊為土默特已故參領扎布之家祠。乾隆三十年。扎布夫人以祠施諸章嘉活佛。改名廣福寺。院宇狹隘。占地僅二三畝。殿內供銅佛多尊。並藏岳莫經（譯音）全部。

廣覺寺

采訪錄。廣覺寺綏遠省境第一大召也。俗稱五當召。唐古特



語謂之博特格勒。譯即白蓮也。寺在薩縣西北百餘里。固陽
 縣南八十里。為土默特與烏喇特東公旗連界處。寺建於陰
 山五當谷中高坡上。大佛殿數座。各高四五仞。依坡勢增築。
 愈進愈高。坡兩側為漫谷。別殿及僧舍在焉。全寺建築悉為
 唐古特式之方形屋宇。其牆壁皆墜以石灰。遠而望之。一白
 如雪。加以羣山環繞。曲澗交縈。麋鹿穿林。松杉蔽日。在天然
 美景中。而得此清淨莊嚴之寶刹。益覺相映生輝。深足動人
 離塵之感也。寺平時有僧五六百人。遇大經會。往往多至一
 二千眾。寺之規律甚嚴。衣食禮儀經課。皆有定制。上自治佛
 及鐵賁大喇嘛。下至各執事暨諸學人。莫不守之彌謹。無敢
 稍犯者。寺有講經臺。因山為之。高二千餘級。為全寺學徒每
 日黎明聚集講習之地。此寺建始於何時。因無漢字紀載。不

可考。其教規及寺中事蹟頗繁。別詳宗教各目。
案廣覺寺之事蹟。因僧徒衣鉢。縣延賴世。世口授而傳。演
至今者為數甚夥。惟間有涉及神話處。故往往為非宗教
者所不信。即如此寺創始之事。亦其一端也。嘗聞諸黃教
中人言。寺之活佛。其封號曰。對音庫爾班迪達呼圖克圖。
最初為苦行喇嘛。歷若干世之精修。於明末清初之一世
間。乃得正果。而發神通。是為成道之第一世。當時循陰山
西行。欲覓一有緣福地。建一大寺。前後凡三遷。皆與土人
無緣。上垂成而復去。最後至今建寺處。山民奉之甚虔。遂
暫留。會鄂爾多斯部。準格爾台吉。率眾入山射獵。口渴。命
從者覓水。從者見喇嘛於松下。以石支小銅釜煮茶。正熟。
乃求得一甌。他從者聞之。羣來索飲。喇嘛因徧與之。眾既

畢飲。而小釜之茶不少減。台吉知而甚異之。輒晤喇嘛。叩
所欲。喇嘛告以欲就此山創一寺。苦無資耳。台吉日。聞今
清兵追察哈爾汗甚急。不久必西來。其鋒殆不可當。我欲
以書輸誠於清廷。蘄緩此厄。顧事已迫而難其使。倘假喇
嘛神通。得於三日內達此書。則建寺之財我獨任之。喇嘛
曰。是何難。請速以書畀我。當如期報命。已而果然。逮清軍
既定內蒙各部。以鄂爾多斯輸誠在先。待之加厚。於是準
格爾台吉首創。他旗從而助之。遂集貲建寺如約。厥後迭
有增築。竟蔚為今日之大觀。而原創之神通喇嘛。亦即永
為斯寺之轉生活佛矣。就以上傳說觀之。則廣覺寺創始
年代。大約在清兵尚未入關時。惟確實之年月。仍須詳考
耳。

西廣化寺

采訪錄。西廣化寺在薩拉齊縣屬沙爾沁村北。大青山一孤
峯之陽。由寺下山麓約二里許。寺之建築前為誦經堂。高兩
丈。後為佛殿。高四丈餘。供泥塑彌勒像。全身跣足。正容跌坐。
高三丈六尺。為綏遠第一大佛。寺中有喇嘛住院四所。計房
三十餘間。全寺佔地二十畝餘。正殿後孤峯特起。俯視羣
山。峯之四周滿生香柏。數逾十萬株。每值秋雨初晴。林間映
月。或春風將至。嶺上拖雲。則遊者居者。因不盡讚為紅塵不
到之地。每年端陽節附近村人多往登臨。即外國旅客亦有
乘興來遊者。實薩縣一特優之名勝也。

案此寺據傳說為五當召活佛第三次創建之蹟。因緣法
未契。垂成復去。果爾。則其始基尚在廣覺之前也。確否待

考。

中廣化寺

采訪錄。中廣化寺在歸綏縣治西百餘里。珠爾溝村。故一稱珠爾溝召。其始建當在清初。據傳說。此為五當召活佛第二次覓得之建寺福地。以緣未契。不建而行。寺之規模。雖不甚宏麗。然殿宇整潔。應有盡有。而近寺水田。又為其最優之香燈養饑地。故歷來寺中喇嘛。生計尚較其他尋常各召為佳。

東廣化寺

采訪錄。東廣化寺在歸綏縣治西八十里。大青山之喇嘛洞溝。故一稱喇嘛洞召。其始建年代。亦當在清初。蓋即本寺第一世活佛自行募修者也。考本寺活佛。為明末清初在大青山潛住修行四大比丘僧之一。蒙語稱為烏勒德勒本第雅

齊。此四大比丘。於彼時各得證果。各自募緣建寺。惟本寺活佛。道德益高。所創獨多。即今之中東西三廣化寺皆是也。據傳四大比丘之師。稱為聖僧之老喇嘛。其真身至今猶在東廣化寺山洞中供養。蓋於坐化後。其弟子就遺形而加以裝塑者也。寺之建築。雖不逮廣覺寺之偉大。但其基址崇宏。雄踞山腰。琳宮梵宇。映日增輝。最後一進之白石殿階。多踰一二百級。尤為全寺馳名遐邇之大觀。况四山松柏。蔽日翳天。霜晨月夕。風景彌稱壯麗。是本寺不獨為三廣化之首。抑亦綏省不可多得之名區勝境云。

案此寺據傳說即五當台活佛最初選得之建寺福地。當始住之年。乃種麥於坡。曰。我將以此麥卜我之有緣否也。已而麥苗為山羊齧盡。自知無緣。遂去之。其後本寺活佛。

踵其事而建寺。終成一大叢林。此寺之近處。舊尚有一寺。蒙人稱之塔克林召。近因頽敝已甚。為執事僧拆去矣。

慶緣寺長壽寺法禧寺

采訪錄。慶緣長壽法禧三寺。綏人統稱之為烏斯圖召。在歸綏縣治西北二十餘里之烏斯圖村。因三寺攢居一處。外人不知其各有專名。遂一以村名名之。惟三寺本屬一家。以慶緣為總監。而長壽法禧不過其分院而已。三寺背山掖河。占地極佳。附近村民沿溪植杏。無慮數萬株。每當春融。則綠楊夾岸。紅杏壓枝。寺居山水掩映之萬花深處。直不啻重觀江南名刹也。考慶緣始建。在明萬曆間。逮清乾隆四十七年重修。蓋亦順義王諱達或其子孫襲封後所建。即以供養其所信奉之活佛者。長壽法禧。殆由寺僧自行募築。其時期當在

慶緣之後。今三寺殿宇浮圖。大致尚整潔。倘於省垣近郊而求可資遊覽之梵刹勝地。實不能不以此為首屈一指云。案慶緣寺活佛。亦明末大青山四大比丘僧之一。嗣因證果轉世。遂永為本寺之主。清初與廣化寺活佛同受封為呼圖克圖。據傳此呼圖克圖。往者世世精醫藥。故特於慶緣寺側。別建一院。奉長壽佛。即所謂長壽寺也。至今寺中猶存藏文醫經木板。凡各地喇嘛之研診療術者。嘗不遠千百里。以重價來寺請經。此為慶緣獨有之美績。其亦獨有之香賞也。

永安寺

采訪錄。永安寺。在歸綏縣治西北二十餘里山谷中。去慶緣寺甚近。蓋僅谷口內外一山之隔耳。永安舊址。曩在武川烏

蘭察布地。後移建於察罕哈達山。即今寺所在處。故俗稱哈達召。為延壽寺屬院。每屆經會。其經堂席次。必以延壽寺首座為首座焉。寺既建於青山環圍之地。其殿宇雖非甚宏。而處境清涼。別饒幽趣。亦不失為近省名區之一。創始年代不可考。

慈壽寺

采訪錄。慈壽寺在歸綏縣治西六十里。大青山之陽。創始於清初順治中。至康熙朝重修賜名。

案慈壽寺。蒙語謂之什報齊召。蓋附近居民以此名其村。遂兼以為寺號也。據傳言。創寺治佛。亦陰山四大比丘僧之一。因多年不請。已不知轉生何地。民國以來。四鄉農民鑑於寺中垣傾殿漏。僧徒絕跡。乃與郭公塔同拆為建校。

之需。今寺雖不存。尚有能述其事而指其處者。更數十年。恐並其名亦無知之者矣。爰函錄以俟。後有紀黃教古蹟者。得以考焉。

崇禧寺

采訪錄。崇禧寺在歸綏縣治東北六十里。大青山之鄂奇特溝內。創始於清初順治中。康熙朝賜名。其殿宇規模。原建亦殊偉麗。經典法物皆完備。入民國後。僧徒寥落。氣象漸衰。然以寺境清幽。山水明媚。每值春秋佳日。野芳競發時。四境搜奇之士。仍多慕名往遊焉。

案崇禧寺。俗稱東喇嘛洞。與東廣化寺之號西喇嘛洞者。蓋齊名焉。據傳。寺之活佛。亦一陰山之大比丘。合慶緣慈壽。廣化三寺之呼圖克圖。而適滿所謂明末清初大青山

四大比丘僧之數。故此四寺之建築年代。及其一切設備。狀況大致相似。且近三百年來。西北蒙人對此四佛。信奉彌堅。一語及之。莫不衷心起敬。此亦塞上考古所不可不知者。爰併述之。以存其概云。

彙祥寺

采訪錄。彙祥寺俗稱東大廟。隸察哈爾右翼。鑲藍旗。在今涼城縣治東北。岱海灘北山下。去縣九十餘里。建築年月不詳。據父老相傳。謂原為清聖祖六皇子之別宮。旋施建蘭若。故廟貌之巍峩。規模之瑰麗。與夫像尊莊嚴。法物美備。允為涼境各召巨擘。大殿楣懸御賜彙祥寺匾額。殿內度唐古特文。經典萬餘卷。每卷各有錦箋。箋上經名。有漢文與唐古特文。雙題者。亦有純用唐古特文者。其漢文標題。如前函經後函

經、大般若經、大寶積經、秘密經、大聖法王經、三寶雲經、華嚴
經、聖入不思議咒義海菩薩請向經、聖婆加梵廣智經、大涅
槃聖善定王經、見在諸佛禪定經、聖莊嚴大聖經、聖思善大
聖經、大遊經、大聖廣聞真義經、明滿最器械破說罪業大聖
經、大信力增入印經、聖明五般若大聖經、大聖收正法經、律
師戒行經、說網波等百悟經、五千四百五十三佛名經、百拜
懺悔經、聖勝法念任經、因果經、文殊菩薩經、佛出世經、大梵
天王所問經等約數十種。其餘純標唐古特字者。則不知為
何經矣。現有浩佛一。喇嘛十餘輩。全寺占地約二十餘畝。亦
綏東巨刹也。

案、彙祥寺所儲經典。歷數其名。頗疑較他寺為多。實則各
函統計。仍不出丹珠爾、甘珠爾兩大總集之外。第唐古特

2
佑安寺

文廿丹大部經典。今已不可多得。故仍錄之。以存黃教古物之一斑云。

采訪錄。佑安寺。蒙語謂之巧爾濟廟。隸察哈爾右翼正黃旗。在今興和縣治西北五十里許。十四屬目地界。創始年代不詳。據鄉人傳說。謂建於明朝中葉。無確徵也。佛殿簷懸清康熙帝御書佑安寺額。未署年月。以省境他寺賜名年代推之。當在康熙三十五年。親征葛爾丹前後數載間也。寺之規模及工程。均稱宏麗。其佛像之裝塑。幡幢之繡製。亦復備極精好。頗不愧為近古宗教美術品之保存所。今尚有喇嘛三百餘人。香火在綏東諸寺為最盛。全寺占地約三十餘畝。案佑安寺之稱。巧爾濟。與省垣舊城之延禧寺同意。當日

創寺之喇嘛。殆亦羣經併通者也。此稱在黃教中甚尊貴。非專攻一宗一派者所可妄躋。以漢語擬之。頗似古代三藏大師之號。

蒼安寺

采訪錄。蒼安寺。省垣舊城崇福寺之支院也。在涼城縣治東二十餘里。搶盤山之麓。因其屬崇福。故亦稱小召。又以其近岱海洎。乃復呼為岱海召馬。創始於清乾隆間。有御賜寺名題額。建築規模。雖不甚宏偉。然紅牆紺宇。掩映於青山碧海間。其風景固堪睥睨諸寺也。曩歲每值炎夏。崇福寺活佛嘗來此避暑。今則久不駐錫。氣象日非矣。

案綏西壽靈寺。原為明末小順義王所建之靈覺寺。自改名後。其舊額已無可追尋。不意此額乃藏於蒼安寺佛樓。

上。至今猶完整未壞。即額端名王印跡雕刻處。亦顯然可辨。且他寺名額。多為小立匾。此獨為長逾五尺之橫額。字大幾二尺。書法遒勁。當為明代中原名人手筆。誠綏省古物之可珍者矣。又各志稿皆訛蒼安為普安。初不詳其致誤之由。嗣抄得蒙文寺名。則譯意固可譯為普也。茲據漢字匾正其名。並以蒙文譯意釋其誤焉。

廣寧寺

采訪錄。廣寧寺在托克托縣治南十五里召灣村。依沙岡斜坡西向。建築規模甚宏大。全寺占地八十餘畝。分三院。雜植果木。榆柳數十株。外院空闊無居室。北院為喇嘛精舍。南院即佛殿所在也。殿之前方為誦經堂。後進為佛樓。樓下供阿堯什佛。即阿彌陀。或無量壽佛之譯名。樓上供旦利鏗佛。密

宗菩薩也。寺為北京嵩祝寺下院。一說為章嘉呼圖克圖之家廟所改建者。但其年月無碑匾字跡可考。惟外院置一古鐵鼎。腹有乾隆五十八年鑄等字。殆即彼時所改建歟。寺中原有活佛。自清光緒二十六年圓寂後。未續請。其法物經典尚保存無缺。寺之北垣外。有白塔與寺隔小溪相望。高凡三十六尺。基廣亦如之。四隅各砌一白石獅子。高六尺餘。全塔大體尚完整。就寺周山林景象言。亦庶幾綏南一名勝也。

普會寺

采訪錄。普會寺在大青山後武川縣治北百餘里。錫拉穆楞河畔。故一稱錫拉穆楞召。為省垣舊城延壽寺之分院。殿宇法物皆新潔整齊。每屆夏秋。寺周平原淺草。一碧無際。河流潺潺。由天末遠山斷處屈折縈帶而來。洎乎夕陽西下。鞭聲

乍起。立寺前望之。則見牧人驅馬。千百為羣。嘶風噴沫。歸飲
河干。而牛羊點點。散布於萋菲草色中。此固普會寺獨具之
盛景。而明月勅勒之歌。殆猶未能曲盡其妙也。長夏炎蒸時。
延壽寺呼圖克圖常來此避暑。四野蒙衆。皆其黑徒。寺中畜
牧。即此輩代為經理。故全寺歲入。實較他寺為優。蓋地勢使
然。焉。寺之創始年代不詳。然以土默特旗施給牧地之檔案
考之。似在清代中葉。惟確期終不可稽耳。

案普會寺。在土默特旗山後轄境內。其施給之牧場。蒙語
謂之設賓地。與四子部落之錫拉穆楞台。名雖同而旗界
自異也。

鴻釐寺

采訪錄。鴻釐寺在武川縣北。烏蘭察布盟喀爾喀右翼達爾

汗貝勒旗境內。故一稱貝勒廟。俗訛為首靈廟。是為烏盟有名之大寺。創始於清康熙四十二年。寺之四周環以峯巒起伏之山。中為平原。直徑約十里。山有九谷。皆可通行。俗謂九龍口。其正西一谷。有清溪流入。循山麓自西南繞至西北入口處。幾欲復合。乃因阻於山脚。遂折而由東北隅缺口流出。山園外。故寺之基址。實具山環水遶天然之形勝也。世傳康熙帝自親征葛爾丹駐蹕此地後。以其形勢特優。非常人所宜居。遂決於山水如環之中心地。勅建一寺。以為黃教僧徒奉佛之場。按全寺大體約分數部。居中為公共之經堂。及大佛殿。稍西為藥師如來宮。學醫喇嘛誦之地也。東為時輪全剛如來殿。學時輪經教者供奉之。又有講經院。為講僧每日聚會之所。是以名雖一寺。而各部皆分立。其情況大致與

廣覺寺相近。惟精神規律。終不逮廣覺之謹嚴耳。民國二年。庫軍內犯。嘗據此地以抗國軍。逮戰事既平。寺竟毀於兵燹。九年春。北京政府發帑重修。全寺乃得恢復舊觀云。案寺建於漠南草地中。北去戈壁。南去武川縣屬農村。皆百餘里。其建築多仿唐古特式。除各部大佛殿外。僅喇嘛僧舍。亦不下二千楹。故班禪大師西呼特呼圖克圖等。均在此有特建之行館。其宏偉可知也。因省垣舊城有廣福寺。此遂以北廣福寺別之。然二寺實無隸屬關係。

慈蔭寺

采訪錄。慈蔭寺在鴻臚寺之西北。外蒙古接壤處。即戈壁大沙漠之邊界也。故地名戈壁托利補拉克。寺為省垣崇福

寺之分院。創始於清雍正十年。規模不甚宏闊。然佛殿、經堂、天王庭、山門、僧舍。均應有盡有。寺中住持。向由崇福寺札薩克達喇嘛指派高足弟子輪班任之。自清末以來。已久不更換。今祇一老喇嘛與一二門徒。枯守於人煙荒渺之古寺而已。

案寺之建築。在清初本有深意。自康熙中葉。擊破葛爾丹。撫定喀爾喀後。內外蒙古之界址。迄未詳細勘劃。以致兩藩牧人行旅。時因細故發生齟齬。又以地處荒漠。不能設官糾察。於是擇通行台路交點處建一寺。以為分界之標識。其地名托利補拉克。譯即鏡泉之意。蓋因近寺有泉。為沙漠不可多得之境。故稱號云爾也。

廣法寺

采訪錄。廣法寺亦烏蘭察布盟著名大寺之一。在烏喇特前旗境。蒙語謂之梅勒更召。東去包頭縣治號六十里。以實計之。殆不下百里也。寺踞陰山支脈之麓。北負峻嶺。南控黃河。加以殿宇雲連。僧寮櫛比。得山川為之屏帶。益覺雄秀無倫。全寺有喇嘛二百人。奉一活佛。寺產頗豐。足供常年香火養饑之用。其建築亦多仿唐古特式。惟創始年代不詳。就他寺年例推之。大抵為清初康乾時代遺物。

寶堂寺

采訪錄。寶堂寺在河西伊克昭盟左翼前旗境。即俗所謂準格爾旗之西召也。其創始年代。據傳說在明天啟間。民國九年。由旗公署募資重修。此寺本據山水形勝。今新加丹堊。益成伊盟各寺之冠冕矣。其沿革詳重脩寺院碑記。附之左方。

附重修準格爾旗寶堂寺碑

西召在本旗之西偏。又稱準格爾召者。蓋為全旗所宗也。相傳明季時地多林莽。蛇據其中。人莫敢近。適有西藏喇嘛二人。雲遊來此。流覽風景。卜居於斯。相與驅蛇闢地。創造寺觀。勤求佛道。漸集僧侶。嗣即轉寺坐禪。相沿勿替。今之活佛是已。逮至清代。靈應宣昭。賜名寶堂寺。屢經建設。剝剝雲連。因成大禪林焉。惟自同治以來。六十餘載。未嘗興葺。識者憾之。幸值協理那公。兼署札薩克印務。政通人和。百廢俱舉。眷懷宗教。力任重脩。於是慨捐俸金。以相創率。蒙漢景從。踴躍樂助。計於民國九年三月開工。迄至十一年十月始克歲事。斯役也。全局翻新。幾同創設。工程既鉅。用款尤多。設非那公願力宏深。始終盡瘁。何能諸微美備。蔚為大觀。其為功德。誠屬

無量。吾儕小民得附驥尾。不亦幸歟。爰就見聞所及。畧述源流。俾衆咸知。用彰盛蹟。遂書而為之記。

隆福寺

在省垣舊城東馬蓮灘。俗名伽藍召。創始年代不詳。規模頗狹。僅有正殿東西廡及山門而已。向為隆壽寺屬院。今甚頽敝。

尊勝寺

在省垣東北四十里哈拉沁溝。原名吉爾噶朗圖山。蒙語稱班第達召。康熙元年建。併賜名。規模原甚壯麗。因久未修葺。漸頽敝。惟近寺處山水風景。猶稱獨絕云。

善緣寺

在省垣東南七十里登奴素山。創始年代未詳。向為崇福寺

屬院。全寺建於登奴素山之松柏林中。風景清幽。允稱淨境。惟近年林木已被伐甚多云。

靈照寺

在省垣西二百餘里。案此寺舊志稿均載之。註稱明代建。惟今省垣西二百里附近處。迄無踪跡。疑即明建靈覺寺之訛傳也。清改壽靈寺。詳前。

福慧寺

在省垣西山陽。案此寺亦舊志稿所載。未註建築年代及距省里度。就山陽二字揆之。或即明安廟之正名歟。廟在省垣西百三十里處。姑誌之。俟考。

永福寺

在省垣西北九十里阿魯板申山。此寺今無考。意即喇嘛洞。

谷中之小召也。

廣法寺

在省垣西北九十里阿魯板申山。此寺亦無考。疑即察素齊鎮之古召。其去省正九十里餘。惟與阿魯板申山之語不合。姑存之。俟考。

彰慶寺

在省垣西北三十餘里山坡上。此寺舊籍無述之者。俗名忽字爾台。建始年代未詳。惟平包路經山前。行人均可望見也。

公和寺

在省垣西百餘里獅子山下。把什板申村前。此寺建始年代亦無考。惟村中多原佔蒙古戶。疑是最初蒙古公共建立之梵刹。

福禎寺

在省垣西三百六十里包頭城內召梁上。建始年代未詳。碑碣亦無可稽者。按包頭原佔蒙古共十五戶。均已姓。附近土地皆其戶口。此寺疑亦巴氏闐族所建。

吉勒庫召

在省垣西二百餘里吉勒庫山。此寺正名失傳。舊籍稱康熙中建。且設一達喇嘛。與諸大寺略同。惟今已難考。以里度推之。似是朝陽洞之山寺也。

新召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北九十里。

毫慶召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八九十里。

哈達兔召

同名者有二。一在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南八十餘里。一在

正東一百七十里。

察汗甲達兔召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北一百四十里。

克泊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北一百六十里。

察汗吉力召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北一百九十里。

吉力木兔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北一百九十里。

桃梨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北一百四十里。

烏蘭吉拉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北一百八十里。

毛烏素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北八十里。

蘇木吐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百九十里。

搗拉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北二百二十餘里。

察汗嶋鵠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北二百五十里。

耳居兔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北二百八十里。

保拉斯格太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北二百九十里。

桃斯兔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北三百七十里。

察佈氣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北二百三十里。

迭力斯太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北二百里。

太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北二百八十里。

召荒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正南三百七十里。

拉僧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正西二百二十里。

阿桂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正西四十五里。

哈力哈兔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南二百五十里。

什里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正南二百七十里。

搗拉阿桂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正西八十里。

朱拉開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南一百八十里。

巴彥托羅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正西七十里。

克爾格根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東南一百八十里。

毛腦亥吐蓋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四十里。

海流兔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正南六十里。

阿桂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一百七十里。

饅頭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一百八十里。

補龍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一百七十里。

喇嘛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正南一百里。

哈套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一百七十里。

歸烏素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二百一十里。

什拉雞汗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二百六十里。

哈拉哈通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二百三十里。

阿太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二百五十里。

爾素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二百二十里。

五虎洞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一百三十里。

毛蓋兔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二百四十里。

喇嘛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二百七十里。

巴拉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二百七十里。

土圪旦廟

在河西。伊盟鄂托克旗王府西南二百八十里。

案以上諸條所述。祇就舊志紀載及采訪錄所收之寺宇而臚陳之。實則綏境各旗之古召廟。其數固不止此也。家族小祠姑不論。即以全旗公有之較大叢林而言。如烏盟烏拉特旗之崑都崙召、察罕格勒廟。伊盟達拉特旗之旃檀召、柴達木召、韓太廟。郡王旗之公尼召、萩格達廟。札薩克旗之宰森召、袞袞召。烏審旗規模最大。有喇嘛數百人。之烏審召等。均以各旗未報。采訪未周。而悉予漏列。茲於篇末略舉數例。以見搜羅無遺。敘事詳贍之甚難焉。

孔子廟

歸綏識略。孔子廟。宋雍熙七年。番漢都指揮王承美破契丹
兵於豐州。追至青冢百餘里。明年復擊敗之。於豐州置孔子
廟。見宋史。今文廟係國朝雍正五年尚書通智與都統丹津
奏立。在城南門外二里許路西。正殿三間。東西廡各三間。後
殿三間。後殿東為井亭。西為祭器庫。正殿前泮宮門三間。東
西兩小角門。角門東名宦祠三間。西鄉賢祠三間。門外有橋
一。下為泮池。東西齋房各一間。櫺星門三間。東西兩小角門
外。東西兩轅門。與南照壁相連。正殿祀至聖先師孔子暨四
配十哲。東西廡祀先賢先儒。後殿為崇聖祠。每歲春秋仲月
上丁。本城副都統率官致祭。乾隆三十九年。道光四年。重修。
碑記節抄

初。歸化城商民卜地庀材。為都統丹津建立生祠。欲以所奉

費大將軍者奉之。都統固辭弗許。而材木俱以齊備。勢難中止。乃與尚書通智奏請改建文廟。嗣後重脩經費俱奏用土默特庫存正項。春秋祭祀亦副都統主祭。

綏乘孔子廟有三。一在城南二里許。宋雍熙七年。番漢都指揮王承美破契丹於豐州。追至青冢百餘里。明年復擊敗之。

於豐州。因建孔子廟。至清雍正五年。尚書通智與都統丹津

奏增建正殿三楹。東西廡各三楹。崇聖祠三楹。乾隆三十九

年。道光四年。重修。此土默特之文廟也。一在楊家巷。清光緒

三年。歸綏道罰捐商款。因舊義學改建。正殿三楹。東西廡各

三楹。戟門一座。規模頗隘。此歸綏縣之文廟也。一在綏遠城

南門內東街。清光緒中。將軍貽穀建八旗書院。即其中建孔

子廟。民國四年。張道尹名志潭。直隸豐潤人。以書院為道署。重加修葺而移

元加封孔子碑於其內。此八旗之文廟也。

案歸化城南孔子廟沿革。識略與綏乘所述異。蓋綏乘以為清初通智丹津所脩。即踵宋王承美之舊蹟而增建者也。而識略則以為清初所建。與宋代遺制無闕。並節抄碑記。以明當日發起建廟之動機。無所因襲。然則此二說完孰為可信乎。欲決此疑。當從宋史地理志及王承美傳探討之。地理志載豐州。慶曆元年。元昊攻陷州地。嘉祐七年。以府州羅泊川掌地復建為州。考宋之府州。即今之府谷。當時府州所屬之寧邊砦。北至豐州所屬之保寧砦界三十里。可知宋之豐州在今府谷之北。其所謂羅泊川掌地。應在今準格爾旗南麻地溝附近處。此與歸化城之豐州何涉乎。又考王承美傳。一開始即云王承美豐州人。本河

西藏才族都首領。其父初事契丹。開寶二年。率衆來歸。承
美授豐州牙內指揮使。父卒。移豐州刺史。淳化二年。來朝。
令歸所部。控子河。汭尋請於州城置孔子廟。詔可之。觀此
數語。可知承美父子本從河西率衆歸宋。其所控之子河
汭亦應在今麻地溝西北二水合流處。承美在其所領州
城置孔子廟。此與歸化城之豐州又有何涉乎。傳謂追契
丹兵至青冢百餘里。此語極含糊。若謂是青冢北百餘里。
則已踰陰山白道嶺。當誇稱越陰山。不當僅言青冢也。若
是青冢南百餘里。乃今清水河縣北境而已。承美亦安能
於青冢識以北之遼屬豐州建孔子廟乎。綜此史蹟覈之。則
是歸綏識略之說近實。而綏乘之說為失考矣。

趙武靈王廟

采訪錄。趙武靈王廟在薩拉齊縣東四十里。大青山南麓二里許。轟然孤立於野田中。創始年代未詳。亦無碑碣可考。規模甚狹隘。院壁無存。僅餘正殿塑武靈王像。懸額亦僅可辨。認為武靈王廟而已。土人不知史實。遂簡稱曰靈王廟。近更訛為龍王廟。愈失古人奉祠之真意矣。

案趙武靈王嘗斥地塞外。築長城。抵高闕。復建雲中城。以禦外侮。其功施赫然。有大勳績於斯地。無疑也。斯土之民。因追慕其雄略。而祠祝其人。亦固其宜。獨惜廟之始末不可考。而當時創建意義。亦遂莫可究詰耳。以理推之。或明初北征諸將所為歟。姑存其蹟。以俟後之博識者更詳焉。

蘇武廟

清一統志。蘇武廟在舊雲內州北。相傳武嘗過此。後人立廟。

祭之。

山西通志。蘇武廟在薩拉齊廳。方輿紀要。蘇武廟在廢雲內州北。正統末也。先扶上皇。至小黃河。蘇武廟。即此。案綏。乘謂綏境之蘇武廟。凡二處。一在歸化城南。即明正統末。瓦剌也。先扶英宗。至小黃河之蘇武廟。是也。一在烏喇特旗界。故雲內州城北。殊不知小黃河之蘇武廟。即烏喇特旗界之蘇武廟。原祇一廟。無所謂二處也。揆張氏致誤之因。大抵不外以黃水河誤作小黃河耳。實則此小黃河。乃指今之五加河而言。與歸化城南之黃水河。蒙語所稱為什拉烏素河者。固絲毫無涉也。蓋黃河自西入套。從古即分南北二支。酈氏水經註所述為南河北河者是已。南河水大。故稱大河。北河水小。故稱小河。今且改呼曰五

加河。此河正在烏拉特旗界。證諸史志。正復相合。何得因
小黃河一名而遂分其廟為二乎。恐遺誤後學。爰為辯之
如此。

雲中太室

山西通志。雲中太室在和林格爾托克托兩廳界。

案雲中太室之名。始見於魏書帝紀。泰常五年。蓋即太宗

明元帝奉祠其父太祖道武帝神主之別廟也。考太祖初

謚曰宣武。洎泰常五年五月。始改謚道武。其詔云。宣武皇

帝體道得一。天縱自然。大行大名未盡美。非所以光揚洪

烈。垂之無窮也。今因啟緯圖。始覩尊號。天人之意。煥然著

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謚曰道武帝。皇帝云云。七月丁未。幸

雲中太室。賜從者大酺。蓋道武帝為後魏光大基業。生時

遷都於平城。死葬雲中之金陵。明元帝追念先德。故於平
城宗廟之外。復於雲中奉安之地。別立祠祀。曰太室者。以
別於太廟也。自是以後。魏書數有雲中太室之文。蓋皆為
祀事也。山西通志謂在和托兩縣境。蓋亦就雲中金陵為
斷云。

拂雲祠

清一統志。拂雲祠在舊中受降城地。拂雲堆上。舊唐書張仁
急傳。河北岸有拂雲堆祠。突厥每入寇。必先詣祠。祭酌求福。
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仁急築三受降城。以拂雲堆為中城。
按烏喇特旗西北一百九十里。有地蒙古名烏朱爾插漢。或
疑此為拂雲堆。
山西通志。拂雲堆祠在薩拉齊廳界。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

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堆祠。突厥將入寇。必先禱祀祈福。牧馬料兵。而後渡河。仁惠於河北。築此三城。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遙相應接。案記又云。東受降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八里。拂雲堆在縣北一百七十里。較其地望。則東中二城相去不過二百里。不得有四百餘里之遠。蓋東城徙綏遠城。非復仁惠舊城矣。今薩拉齊廳為唐勝州北境。其西百里外為烏刺特旗地。拂雲堆當在旗廳界。案前清中葉。在綏境初設七廳。僅薩廳所轄已括有今包頭以西四五縣之地。山西通志拗於聽治附近區域。以為中受降城既在廳界。其去東城不過二百里。殊不知廳治去東城已不下二百里。而拂雲祠與中城又在廳治以西河套北岸之地。安見其不足四百里耶。惟清一統志謂在

烏拉特旗西北一百九十里處。亦似與唐書河北岸之文不契。果如所云。則去河已遠。且已踰陰山之北。烏得稱為河北岸乎。就今山川形勢揆之。當在今烏喇特西公旗界。而所謂拂雲堆祠。或即西山嘴較高之一峯歟。姑以山形及河北岸之意推証如右。確否仍俟詳考。

韓公廟

清一統志。韓公廟在舊三受降城內。祀唐朔方總管張仁愿。李華有韓公廟碑。

以上皆久廢。

案韓公廟不見於他書。僅唐文粹中選輯李華韓公廟碑。清一統志或即據此碑而特載此廟歟。以理推之。韓公張仁愿為手創三城之人。當時居民感其德而廟食之。亦極

近情。今三城與廟。雖皆久廢。然著其蹟亦足以勵後世之
守邊者云。

格根汗廟

綏乘格根汗廟在歸化城北。清天聰六年。太宗親征察哈爾。
駐蹕歸化城。懸敕諭廟中。禁侵毀。

案綏乘於格根汗但記其廟之所在。而未著其人之略歷。
使後之稽古者。將無從悉其廟祀之由。考明代中葉以後。
蒙古近邊諸部。以諳達為最強。諳達本音曰阿勒塔。譯即
金也。諳達殂。子鴻台吉嗣位。僅二年餘即死。其孫格根汗
繼之。在位凡二十年。自是歷傳數世。皆不振。故論當時蒙
部君長。其享國較久而兵力稱盛者。實不能不首推此祖。
孫二汗也。蒙人至今稱頌先代功烈。必及阿勒塔格根汗。

其意蓋謂是一人。以阿勒塔為國號。而以格根為汗號耳。總之。無論其為一為二。蒙人固皆尊為極英明之君主也。祠而祀之。非無故矣。

費公祠

歸綏識略。費公祠在財神廟西。康熙中。商民為撫遠大將軍費襄壯公建立生祠。公歿。即塑像以祀。東西塑丹都護津齊觀察布森像。道光十二年。大學士松文清公筠奉使來城。商民繪像附祀於此。

附鄭祖僑費公生祠碑記

祖僑字惠庵。右五人。父崇雅。為武陵巫。卒於官。僑走數千里。負骸骨歸。家貧苦學。中康熙壬午科舉。入官。曲沃教諭。

曩者。嚙爾丹遠阻聲教。頻年跳梁。侵擾各蒙古部落。以致九邊柝起。灞上烽然。祁連以北。俱為鋒鏑之場矣。天子赫然震怒。推轂委大將軍駐劄歸化城。凡內外滿漢官及蒙古部落。

咸屬調遣。時甲戌^戌季春也。自大將軍出鎮邊外。雞犬不驚。質
易交錯。兵無匱餉之患。民鮮輸輓之苦。且秉雄謀。具遠略。威
儀外嚴。風神內照。謙光下物。赤心示人。無論官兵軍卒。咸被
仁風。而遵紀律焉。不料渠魁負固。屢犯天朝。雖逞螳臂之威。
恐為尾大之釁。皇上親統六師。深入不毛。敕命大將軍會合
各路。協力剿除。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登壇誓衆。指揮三軍。
於昭磨多地方。矢石並集。白刃交前。殲數年之狡寇。解生民
之怨讟。積甲如山。尸封塞河。大將軍復深入巢穴。收合餘燼。
俾遺孽途窮。銜璧軍前。皆畏威仰德。共戴皇恩。向之窺伺中
夏。憑陵同盟者。莫不一朝底定也。奏捷後。御駕凱旋。復以大
將軍精忠性成。壯武夙具。其密謀碩畫。素匡贊於宸聰者。不
可枚舉。但鷄奔鼠竄之黨。匿形山谷。遺患將來。特命留鎮邊

戌

庭以防復作。封為撫遠大將軍。凡滿漢諸軍。既蒙用命之賞。復被投醪之惠。而將軍則揚旂瀚海。繫馬山陰。嚴刁斗而守烽燧。朝夕無暇。逸馬。方將軍之用兵也。三令五申。不拘孫武舊書。暗合衛霍方略。是以拓境邊外。懾服遐方。且器量深沉。知人善任。山藪無棄。苞苴不行。兵不敢欺。盜不敢發。於歸城駐節數載。商賈駢集。泉貨流通。荒萊既墾。黔黎茂育。兵革之餘。倏成繁華之地。雖古之紀功狼居胥。勒石燕然山者。未若斯之盛也。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晉為內大臣一等公。三十七年二月初一日。皇上眷念封疆大臣。久駐塞外。特命迎歸勳第。朝夕啟沃。凡塞外兵民商賈。共深河內之請。同念黎陽之別。將軍以皇命諄諄。不遑久滯。與故老營弁。多方勸諭。撫恤相別。凡經過之處。無論老幼。莫不攀轅迎頌。歡聲四起。頌

將軍之德。皆戴天子之恩於無疆也。至於今塞外塵聞撲地。歌吹動天。皆將軍之遺惠所垂。雖朝廷屢頒寵眷之典。而草野詎忘涓埃之報。於是營方面吉地。選山澤良材。命虞衡之匠。引聖勳之司。建造祠堂。以紀宏勳。而慰民望。祠成。凡軍民商旅仰瞻其下者。無異昔年帷鼓吹時也。首事人等欲勒諸貞珉。問序於余。余僅以管窺之見。述其概云爾。至大將軍平生事業。翊贊忠蓋。俟諸麟閣之紀焉。

無名氏題費大將軍生祠

遺像今何似。當年駐馬時。一方民父母。千載世神祇。勒石全軍勝。屯田治策奇。乾坤同不朽。留與後人思。

張曾費大將軍辨

山西通志。朔平府志。於名宦。則曰伯費揚武。正白旗滿洲人。

以內大臣撫遠大將軍兼攝右衛建武將軍。康熙三十五年。統滿漢兵出殺虎口。與大同總鎮康調元。殺虎協鎮王元。登天山。過瀚海。直抵昭莫多地方。征剿厄魯特。噶爾噶爾丹飲藥死。擒其妻子以歸。斬獲^獲甚衆。凱旋論功。封為一等公。府志於祠祀。則曰白將軍生祠。以致相沿至今。俱稱白將軍。於八旗。駐防將軍。則曰白費揚武。正白旗滿洲人。康熙三十四年。以內大臣撫遠大將軍兼攝右衛將軍事。宗室費揚古。正藍旗滿洲人。康熙三十五年。由右衛左翼護軍統領擢補。後封輔國公。於藝文則有歸化城撫遠大將軍費公祠堂碑記。有白大將軍生祠等詩。所謂大將軍者。皆指伯費揚武而言。與費揚古顯屬兩人。雖伯之於白。白之與費。稱謂不一。而要與名古者無涉也。及讀邵陽魏氏記。於我聖祖親征准噶爾一

事則並無伯費揚武之名。而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噶爾丹遣使至歸化城。其遣兵迎詰且過之者。將軍費揚古也。三十五年。噶爾丹將入寇。其與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西路。邀其歸者。大將軍費揚古也。我軍至昭莫多。其先據小山。次衝入陣。斬獲^{非獲}追降。暨三十六年。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者。無一非費揚古也。殷提督西征紀略。亦言撫遠大將軍費揚古。于清端公年譜。於西路班師由中路歸者。亦言費大將軍。而無伯與白之稱。袁簡齋文集。有領侍衛內大臣撫遠大將軍費襄壯公傳。則曰費公揚古。滿洲正白旗人。居董鄂地方。以地為氏。數家所紀費大將軍功烈。俱與府志伯費揚武同。而簡齋所作傳中。有世襲三等伯一語。疑即誤稱伯費與白之由。而武與古決非兩人矣。且讀欽定清語冊及清文鑑三

合切音。謂老生子曰飛鵝。昂觚。鵝昂切。揚飛與費同音。觚與武古同音。此等語言。本無定字。無俟深考。惟府志成於雍正十一年。距費大將軍時未遠。傳聞不應如是之異。且駐防將軍到任年月。尚歷歷可考。即使當時果係兩人。亦不妨作一樣名字。何必故為武古之異。轉滋淆惑。况忽稱為伯。忽書作白。矛盾者更不一而足耶。至俗傳誅喇嘛遇害之說。顯與碑記所云命歸勳第。傳所云薨諡襄壯者異。齊東野語尤不足辨。忻州王印川孝廉錫綸謂誅喇嘛一事。遠近同聲。可以確信。惟遇害之說。乃彼教中張大具詞。佞佛者遂從而信之。其語最有見解。塞上文獻缺乏。笥中又只此數卷書。則姑據見聞所及。以正府志之誤。俟遇知者。再為論定焉。

高賡恩費大將軍傳後跋

按費大將軍有二。舊志所載。故老所述。昭然也。張曾論必以
為一人。恐非。悖史。頃聞貽將軍與滿城諸紳耆。皆云二人。又
言遇害事。或云。功高氣溢。得罪與年大將軍同。皆與張論
左。竊疑通志只傳揚古。殆謂揚武之晚節不保。故諱之耶。然
觀國史所編。與諸傳記所稱。其功蓋宇宙。不可於綏而沒之
也。且其得罪與否。又或傳聞失實。故於諸名官外。另編一集。
括諸說而存焉。以俟知言論世之君子。

案費大將軍名古。名武。為一。為二之爭。舊籍如山西通志、
朔平府志、綏遠旗志及歸綏識略諸書。均久久聚訟。不能
決。以諸書著成年代論。則府志最早。識略次之。而旗志最
晚出。以諸書辯難主張論。則通志、府志皆存疑。而識略以
為一。旗志以為二。要其不能予後人以明確之開示。殆皆

同也。近考有清諸史。乃知前清初葉。滿洲名人中。有二費揚古。更別有一費揚武。而諸志之因為一為二。爭辯不決者。蓋皆未嘗博考耳。按蕭一山清代通史所載太祖諸子表。其最幼之第十六皇子。名費揚古。為繼妃富察氏所出。與莽古爾泰、德格類為同母兄弟。於太宗天聰間。獲大罪。伏法。此與滿語謂老生子曰費揚古之義正合。而高氏旗志所謂晚節不保。得罪與年大將軍同者。殆即此事之訛傳。因姓名相近。而移置者也。又旗志職官表將軍一欄。載康熙三十四年。將軍為伯費揚武。三十五年。將軍為宗室費揚古。前者為正白旗滿洲人。後者為正藍旗滿洲人。其特標宗室二字之意。蓋亦因偶聞清初皇子有此名。遂不詳考史籍。而遽以宗室二字該括之。而不知皇子費揚古。

死於滿清未入關時。之天聰九年。安得至康熙三十五年。而能為綏遠將軍乎。故此一費揚古。雖確有其人。然遠列諸綏遠旗志職官表。且即認為歸化祠祀之費大將軍。則大謬矣。又耆獻類徵。有費揚武傳略。稱費揚武滿洲正藍旗人。姓納喇氏。由護軍校累遷參領。太宗崇德七年。隨饒餘貝勒征明。世祖順治元年。隨睿親王入關。累功授議政大臣。四年。征福建。卒於軍。按旗志職官表。謂武為正白旗。而謂古為正藍旗。與傳不符。况費揚武在清初。雖亦確有其人。但亦已早卒於順治間。又安得至康熙三十四年。而能為綏遠將軍乎。其名上冠以伯字。尤無根據。由此觀之。則統府旗諸志之悉屬無稽。均不待辯而自明矣。至於康熙三十四、五年間。任綏遠將軍。兼為歸化城商民所崇祀。

者。乃正白旗滿洲姓棟鄂氏之費揚古也。考清史列傳卷
十一費揚古傳云。費揚古滿洲正白旗人。姓棟鄂氏。內大
臣鄂碩之子。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襲父三等伯爵。聖
祖仁皇帝康熙十年。隨安親王岳樂討吳三桂。十五年。擊
走賊將夏國相於萍鄉。十八年。敗賊將吳國貴於武岡。二
十八年。奉命頒賚於喀爾喀。二十九年。以噶爾丹劫掠喀
爾喀。又數擾邊境。授裕親王福全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往
科爾沁。調兵隨征。參贊軍事。是年八月。擊敗噶爾丹於烏
蘭布通。三十二年。命費揚古為安北將軍。駐歸化城。三十
三年。噶爾丹使人至歸化城。言欲入貢。費揚古請旨諭責
其使。遣之。七月間。噶爾丹將逼圖拉。詔費揚古同右衛將
軍希福率兵往禦。尋以圖拉無警。慮噶爾丹將趨歸化。詔

費揚古旋師。三十四年。授右衛將軍。仍兼歸化城將軍事。
十一月。詔授撫遠大將軍。三十五年二月。以黑龍江將軍
薩卜素率兵出東路。命費揚古集兵歸化城。出西路。上親
統大軍出中路。夏。大破噶爾丹於昭莫多。三十六年。噶爾
丹死。費揚古還京。仍任領侍衛內大臣。晉封一等公。四十
扈從疾作。卒。謚襄壯。就此傳考之。自康熙三十二年。費揚
古任安北將軍。駐歸化城。旋授右衛將軍。擢撫遠大將軍。
迄於蕩平噶爾丹。均以一人始終其事。何嘗有三十四、五
兩年之間。前後易人之跡乎。且旗志職官表所列三十四
年任將軍之伯費揚武。其封爵正與此傳襲父三等伯之
文相合。然則歸綏民間相沿稱白大將軍者。亦無非因伯
而訛為白耳。况清袁枚隨園文集費襄壯公傳。及魏源聖

武記所載康熙朝征噶爾丹之役。均以此姓棟鄂之費揚
 古為首功。不聞有其他同名者參與於其間。此皆極可信
 之紀實。無所用其紛紛疑辯者也。乃張氏識略辨文。又謂
 朔平府志成於雍正十一年。距費大將軍時未遠。傳聞不
 應如是之異。殊不知著述不據史籍。而采傳聞。已遺不可
 盡信之憾。矧後起者又復從而附會之耶。且即以年代論。
 袁枚氏亦生於雍乾兩朝。去費亦非甚遠。而早列清華。徧
 交卿相。其所知所撰。寧不足為府志傳聞之反證乎。府志
 之誤既明。則凡據府志而轉訛者。均可渙然冰釋矣。總而
 言之。清太祖之幼子費揚古。暨姓納喇之正藍旗費揚武。
 不特早卒。且未嘗仕於綏。今綏人所奉祀者。斷斷乎為姓
 棟鄂之正白旗費揚古。後之覽者。幸勿再置疑於斯名焉。

可已。

文昌祠

采訪錄。文昌祠在歸綏縣城東南隅。海窟龍王廟側。清乾隆十四年。善士張嗣賢等募賢修建。其修建緣起及經營情形。均詳載碑記。文為朔州儒學生員李昌元撰。略曰。維茲古豐。諸廟崔巍。歲時享祀。固均屬祈福之至意。唯文昌帝君。廟貌闕如。能不令文人興悲哉。吾儕因於乾隆己巳。虔卜於南龍王廟東南角。占云。文明之象。於是修緣募化。士農工商樂施貲財。因而鳩工庀材。作廟於茲。新建正殿三楹。粉壁四維。經始於己巳春三月。告成於辛未秋八月。文昌帝君實式憑焉。山門上建蓋奎星閣一座。惟見棟宇巍峩。金碧輝煌。丹其扁。顏其額。入廟而瞻仰者。有不歡呼而祝頌者乎。云云。厥後歷

經修葺。至今稱縣城東南隅之勝蹟焉。

附重修文昌祠碑記

歸綏市之東南隅。有靈泉焉。厥名海窟。其地舊有文昌祠。祠內正殿有樓三楹。祠神其上。樓南一閣。巋然凌空。則祀奎星之所也。結構精巧。夙稱名勝。當春秋佳日。祠前泉水澄澈如鏡。錦鱗游泳。綠樹蔭之。畦圃縱橫如畫。蔬菜豐腴。清流繞之。意境幽曠。夏絕塵囂。北與傑閣崇樓相輝映。固為市內之風景區也。攷碑記所載。建自清乾隆十六年秋。嘉慶六年夏。掾史李永通。呂呈祥。復拓其基。而重修之。道光年間。迭經修理。建祠之初。綏市尚無文廟。乃合祀孔子於祠。既而立崇文社。以為文人學子聯情講學之地。每歲仲秋。上丁。集全市之生童。釀資獻劇。敬修祀典。無少長。咸與其事。藉以聯詩酒。

之。權。習。儀。文。之。節。事。畢。則。以。餘。資。辦。理。善。舉。歲。以。為。常。而。各
廳。之。應。試。護。售。者。必。皆。酬。神。懸。匾。效。雁。塔。之。題。名。焉。蓋。自。乾
嘉。以。還。綏。地。敦。禮。向。學。之。風。實。於。是。焉。啟。之。此。豈。尋。常。會。社
所。可。比。擬。者。乎。入。民。國。後。祀。事。久。闕。寢。假。而。廟。宇。頽。敝。門。垣
廢。壞。奎。星。閣。傾。圮。尤。甚。綏。人。士。念。文。風。之。所。自。慨。勝。蹟。之。將
湮。歟。曰。今。政。府。方。殷。殷。致。意。於。興。文。教。存。古。蹟。葺。是。祠。而。新
之。是。亦。地。方。人。之。責。也。丙。戌。乙。亥。間。既。復。丁。祭。之。舉。遂。議。重
修。乃。事。勸。募。省。府。主。席。傅。公。聞。而。嘉。之。捐。俸。首。倡。於。是。官。紳
商。學。各。界。踵。而。成。之。工。興。於。乙。亥。夏。六。月。閱。三。月。而。竣。事。共
需。工。料。銀。洋。二。千。一。百。餘。圓。樓。閣。崢。嶸。金。碧。交。映。垣。墉。整。潔。
氣。象。一。新。又。增。建。東。西。精。舍。各。三。楹。同。人。會。議。雅。集。與。夫。司
祝。祭。器。之。室。咸。備。焉。於。以。安。神。靈。而。慰。羣。情。者。甚。盛。事。也。是

不可以無記。遂為敘其顛末。勒之於石。後之人諒有同志。嗣而葺之。庶斯祠之不朽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歸綏郭象俊謹撰并書。

先農祠

采訪錄。先農祠在歸綏縣城東郊。清雍正初新建。雍正十三年。先緒二年。重修。自政體改革以來。祀典久廢。司宇無人。祠宇圯毀。垣墉坍塌。無復舊觀矣。今茲所遺者。僅正殿三楹。東西齋舍各一。祠門一座。正殿中崇祀先農神位。祠前有壇一。高三尺。方廣二丈許。四面正中。各有階一。即祀先農之壇也。碑記略云。歸化城北枕大青山。南臨黑河。山環水繞。實廣潤可耕之地。康熙三十三年。民始出口墾種。後漸雲集。遂成繁華之鄉。皆由力田之所致耳。雍正戊申年。都統丹津奏請建

立先農壇。並撥藉田於城東北隅。雍正甲寅冬。兵部尚書通
智奉命來鎮。是土。諸政苟完。于明年乙卯。奏請將先農殿宇
欵斜者整之。墻垣傾覆者修之。增製帷幄。整修籩豆。研完禮
樂。譯闡儀注。煥然一新。自此大興勤耕之舉。虔竭禱祭之誠。
特選勤慎老農居其旁。給垣外水田七十餘畝。庶壇垣得有
司守。尤期藝漢力農。從此倍增。云云。



